

大风中站立的女人

——《大同》之三十二

侯建臣

世远人亡风不来，
妆台遗址半蒿莱。
绿云无复金盆浴，
皓月犹疑宝釜开。
风露气寒秋色暮，
河山影淡曙光皑。
鸡鸣几度登临处，
恍若嫦娥笑共陪。

这是一首古诗，写的是一个遗址。这个遗址，在大同城里。

时间久远，物是人非。地址还在，故人却没有来。

蓬勃的蒿草，一点点地蔓延，已经覆盖过半。没有金盆，没有鬓丝散披的女人，也没有一下一下撩起的水声，头顶上皎洁的月亮却仍然像是打开的镜子，等待一张浴后的脸庞。

风来了，露出了，暮秋的寒气来了；冬天来了，雪来了，河山的影子已经变得很淡。有意无意中曾数次来到这曾经繁华之地的，只有人间索然的鸡鸣……

那时，是辽。那时的大同，是大辽南部的一个重要城市。大辽皇家的车马经常来到这里，她也常来。她是生在这一方土地的人，她来，是归乡。后来她的地位变了，再来，是带着某一重身份在游走，在巡视，在完成使命。

她，是那个姓萧名绰、小字燕燕的女人。不过知道萧绰或者燕燕的人不多，大多数人知道的，是那个当了太后的萧氏。这是没办法的事情，比如身体，一个人原本真实的形体，会被名贵的布料、华丽的服装掩盖。



荷韵

李陶摄

杏儿又黄了。想起了老家的杏儿，想起了姥姥院子里的杏树，想起了姥姥，想起了小时候。

每年三四月间，老家村子里，各家各户的房前院后、果木园里、北渠边的杏花次第开放，红一片白一片，平添了春意的热闹。风过处，杏花飘飞，落英满地，如同下了一场花瓣雨。小孩子们乐了，忙了，在矮墙下，在树根旁，在河沿边，捡拾花朵，吮食花蕊，有时还有高粱米大小的杏果儿。

“花褪残红青杏小”，“叶底青青杏子垂”。当杏花落尽、杏叶舒展的时候，青青的小杏和翠绿的小杏叶一起勃发生机。时日渐逝，“毛桃犹带蕊，青杏已团枝”，此时节，已到深春初夏，叶绿荫浓，豆子般大小的青杏酸涩初酿，挂满枝头。等到杏儿长到一两分硬币那么大时，总有孩子猴急猴急地摘下几把，

一轮明月
静静地挂在树梢
朦胧的月色
爬满了老屋
爬满了菜园
爬进了我的村庄和童年的梦
缕缕清风吹来



冷。东边、南边、西边、北边……哪哪都是风，且都是凶险的风啊！

一个人的能力往往在危难时刻更能体现出来。面对失去挡风墙的形势，萧皇后开始砌墙，而她所砌的两堵墙让她稳定了大局，且跟她一起，成为她的儿子圣宗耶律隆绪的挡风墙，为之后一段时间的大辽，抵挡着风霜雨雪。

这两堵墙，一堵是与她一生相伴的韩德让，另一堵是为她南征北战的耶律斜轸。这两个人在最危急的时刻，与她站在一起，确立了她儿子的皇帝地位。

新帝年幼，成为太后的萧氏摄政。此时的萧太后已经饱经风霜，磨炼成一个治国理政的强人。在治理国家方面，她擢用汉人，任人唯贤，还大胆从汉人俘虏中选拔人才，比如武将康昭裔、王继忠和文臣武白。在韩德让的辅佐下，她重用文人，改革弊政，健全制度，整顿吏治，重视农业，确立北南面官制，对旧的制度和风俗进行了一系列改革，既使辽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，又改善了契丹族与汉族之间的关系，使辽出现了“国无幸民，纲纪修举，吏多奉职，人重犯法”“统和中和，南京及易、平二州以狱空闻”的大好局面，进入了前所未有的鼎盛时期。

在扭转危局、实施改革方面，萧太后与北魏时期的冯氏太后一样，体现了非凡的远见卓识和超强的能力。不仅如此，萧太后在战场上也展示了不一般的胆识。她不辞劳苦，御驾亲征。屡次南征，与宋交战，还征服女真，讨伐高

丽。特别是她亲随大军兵逼辽渊，审时度势，与宋订立和约。从此，宋辽双方结束了多年不息的战争，开始了长达百余年的相对平时时期。

据传，凤台是萧太后梳妆的地方。也不知道凤台是否真实存在，也不知道萧太后什么时候在这里沐浴、梳过妆，但作为曾经权倾一时的太后，她肯定不止一次来过大同，也不止一次在明月的朗照下，在大同的街巷、山川、庙宇，楼堂留下自己的影子。她肯定也如那次在焦山遭遇的危机一样，不止一次感受过大同干硬、寒彻、粗粝的大风从身边吹过，从心头吹过，从情感的沟谷里吹过。

而大风掀起的，有她的宽衣大衫，有她的鬓丝长发，也肯定有她积聚在心底的疲惫和流过眼眸的忧伤。

清人曹尔堪的《梳妆楼诗》，应该是对逝者的追思，也是对沧桑岁月的感悟：

云堆砌石高，老魅穴败瓦。
何代遣此丘？荒凉古台下。
衰柳寒鸦骄，废壑秋泉泻。
悲啼乌啄木，萧瑟鼠凭社。
菱荷凋金风，景物不堪写。
当年环佩来，细翠何鱼雅！
红颜瘵黄土，旧日感恩者。



里比鸡蛋杏有嚼劲，酸里带甜，味道醇厚。记得那时吃完杏子，常会偷偷地把核埋在园子里，心里盼着能长出杏树，开花结果。还有一年，不知咋的，姥姥把半柳壳杏掉进了咸菜缸，我们吃着酸甜还略带咸味的杏子，调侃着姥姥，那场景现在想来还是那么开心。

去年杏儿黄，今年杏儿黄，不见了亲人影，只剩儿歌在心中反复咏唱：

杏儿杏儿又黄了，想起姥姥家杏树了。风吹过，雨飘洒，杏儿杏儿又熟了。下杏吧，下杏吧，姥姥端着柳壳走来了，深深柳壳装满了黄灿灿的大杏啊，咬一口，甜蜜蜜的汁液流淌下！

杏儿杏儿又黄了，想起姥姥说的话。春走了，夏来了，杏儿杏儿又熟了。吃杏吧，吃杏吧，到姥姥这个年纪吃不下，小小嘴巴塞满了，香喷喷的杏肉啊，嚼一嚼，满满的童年味道回来了……

在宁静与安然之中
倾听夜的心跳
星辉漫洒
时光悠然
山乡的夜晚啊
如此美好

故乡的夏夜
是特有的风景
轻柔的风儿
明洁的月光
安逸的家禽
灵动的虫鸣
淡淡的草香
像一曲舒缓的乐章
令多少远方的游子魂牵梦萦

辽宋西京烽火

杨刚

公元936年，耶律德光于晋阳柳林册封石敬瑭为帝，国号晋，史称后晋。后晋天福三年（938），石敬瑭遣使献上幽云十六州图籍，将这片战略要地割让给辽朝。这场中古时期重大地缘变局，深刻重塑此后宋、辽、西夏三方的政治军事格局。

幽云十六州西起云州（今山西大同）、东至幽州（今北京），横亘恒山、太行、阴山、燕山天然山地屏障，历来是中原王朝抵御北方游牧部落南下的核心防线。云州大同地处幽云西部，扼守晋北门户、边塞要道，是十六州中地缘价值突出、战事频发、多方博弈的关键支点。

归入辽朝版图后，大同从中原北疆屏障转为辽向南扩张的前沿基地。辽以云州为西南军政根基，持续修筑城池、屯驻兵马、驯养战马，至辽兴宗重熙十三年（1044），正式升云州为西京大同府，位列辽五京之一，统辖朔、蔚、应、寰诸州，成为镇抚河东、制衡北宋、监控西夏的西南军政总枢纽。

对北宋、辽、西夏三方政权而言，西京大同的战略地位无可替代。

于辽而言，大同是西南边防的绝对核心。辽朝疆域辽阔，以五京分区治理全境：上京临潢府管控草原腹地；南京析津府（俗称幽州）统筹河北防线；1044年设立西京大同府，专门应对河东宋军与河西西夏势力，是辽西南方向的军事指挥中枢。辽长期在此部署重兵，依托北部草原快速集结归兵，既可南下突袭北宋河东各州，又能西进阴山威慑西夏，双向掌控北疆战局。文艺作品《杨家将》中广为人知的辽朝主政者萧绰（萧太后），曾坐镇大同统筹边防战事，将西京打造为控扼两强、镇抚北疆的军事重镇，深刻影响辽宋长期对峙格局。

于宋而言，收复大同是重塑北疆完整防线、夺回幽云失地的核心突破口。自石敬瑭割让幽云十六州，中原王朝丧失长城一线天然屏障，北疆门户洞开。若收复大同，北宋便可依托恒山、阴山构建完整边防体系，阻挡辽骑兵南下、切断辽夏军事联动，扭转被动防御的战略劣势。因此北宋历次大规模北伐，大同、雁门关均为核心作战区域，试图打通北疆战略缺口。这段波澜壮阔的战争历史，也催生了杨家将相关民间叙事，至今仍是文艺创作的经典母题。

于西夏而言，大同及晋北、阴山区域是其东进扩张、制衡辽国的关键缓冲区。西夏立国河西，国土狭小且周边强敌环伺，始终谋求向外拓展生存空间。辽国力强盛时，西夏向辽称臣纳贡，稳固东部边境；一旦辽内部不稳、边防空虚，西夏便借机东进，蚕食阴山、晋北土地，争夺草场、人口与盐铁资源。云州以西边境常年爆发辽夏冲突，小型袭扰岁岁不绝，大规模战事时有发生。

独特的地缘环境形成大同周边两类典型作战模式：山地关隘以伏击、城池攻防为主；草原旷野以骑兵机动、正面对冲为常态。辽军擅长游牧骑兵“有利则进、不利则退”的机动战术；西夏重装骑兵攻坚能力突出，近战搏杀优势明显；北宋依托山河险隘，以步兵为主、步骑协同，凭险固守、以守制骑。三方兵种与战术的碰撞，在晋北大地留下诸多经典战例。

辽宋战争贯穿北宋初、中期，主战场集中于大同以南、雁门关、忻州一线。相较于河北平原大规模兵团会战，晋北战场以骑兵奔袭、隘口伏击、迂回围歼为主要作战形态。辽军凭借骑兵机动性掌握战场主动权；北宋依托坚城险隘，依靠名将调度顽强抵抗，耶律休哥、耶律斜轸、杨业、潘美等一批名将均在此留下作战记载。

北宋太平兴国四年（979），宋太宗赵光义率军攻灭北汉，扫清山西割据势力。平定北汉后，宋太宗乘连胜之势决意北伐，意图一举收复幽云，第一次大规模收复幽云的战事就此开启。

宋军兵锋直抵雁门关外，直面辽驻守云州的边防主力。北汉覆灭，让辽失去南部缓冲地带，辽即刻调集朔、蔚各州铁骑依托晋北山势布防。交战过程中，宋军短板充分暴露，失去山地屏障，且缺乏优质骑兵，步兵虽擅攻坚，但机动能力不足；辽军以云州为后盾，轻骑昼夜袭扰，截断宋军粮道，持续疲敌耗敌，最终击溃北伐宋军。自此，辽骑兵常态化南下袭扰成为边境常态，辽军自云州、朔州出发，快速突入宋境忻、代二州，劫掠粮草，焚毁堡垒，掳掠边民，宋军步兵难以追击，北疆常年不得安宁。

太平兴国五年（980），辽景宗耶律贤为报复宋军北伐、巩固云州以南防线，调集十万精锐铁骑自云州南下，进攻雁门关，企图突破北宋河东防线，进逼太原、俯瞰中原。彼时宋军主力远驻河北，

代州、雁门关一线守备兵力单薄，守将杨业麾下仅有数千士卒，可投入作战的骑兵不足千人，双方兵力差距悬殊，边防形势危急。

杨业久居北地，熟知游牧骑兵作战特点，精准抓住辽军远道而来、轻敌懈怠、阵型笨重、后方空虚的弱点，放弃被动守城的常规打法，以轻骑迂回侧翼、内外夹击，创造了古代骑兵伏击战的经典战例。战前，杨业与巡抚代州的主帅潘美商定战术：潘美率主力步兵正面列阵扼守隘口，牵制辽军主力；杨业亲率数百精锐轻骑，绕行小路抵达雁门北口隐蔽待命，伺机突袭敌后。

辽军自恃骑兵战力强盛，未察觉宋军伏兵，全军列阵强攻雁门关。关键时刻，杨业率领的数百轻骑自辽军后方杀出，为迷惑敌军，宋军在马尾捆绑树枝，扬尘蔽野，制造大军突袭的假象。辽军猝不及防，骑兵大阵瞬间溃散，重甲骑兵难以调转阵型，轻骑四散奔逃。杨业身先士卒率军冲杀，斩歼辽大同军节度使萧咄李，生擒辽马步军都指挥使李重海，缴获大量战马、甲冑与军需辎重，辽军全线溃败，仓皇北撤。

此战是幽云割让之后，中原军队首次正面击溃辽驻守云州的主力骑兵，也是少量精锐依托地形出奇制胜的典范。战后，杨业“杨无敌”的威名传遍北疆，同时稳定了云州以南宋辽对峙格局，辽朝此后数年不敢大举南下。

雍熙三年（986），宋太宗见圣宗耶律隆绪年幼，由萧绰太后临朝主政、朝野局势未稳，发起北宋规模最大的雍熙北伐，战略目标为全线收复幽云十六州。

宋军兵分三路，西路军承担收复云、朔、寰、应、蔚五州，平定幽云西线的任务，由潘美任主帅，杨业为副帅，自雁门关北上。战争初期，西路军进展顺利，接连收复寰州、朔州、应州等地，兵锋逼近大同近郊。萧绰闻讯，携辽圣宗亲赴北疆调度，以耶律斜轸为主将，统领西京、上京、南京三路骑兵主力集中反扑。

辽军精准抓住北宋三路大军战线绵长、兵力分散、后勤补给脱节、步兵机动不足的短板，制定主力正面阻击、轻骑袭扰粮道、分路各个击破的战术。辽军以轻骑分队昼夜奔袭，持续骚扰宋军补给线，劫掠辎重；同时依托骑兵高速机动，跨区域快速调兵驰援各处战场。深入敌后的宋军粮草匮乏，军心浮动。

岐沟关（今河北涿州）主战场，耶律休哥率领辽精锐“铁林军”重装骑兵对阵曹彬十万东路宋军。宋军长途行军、士卒疲惫，步兵方阵屡遭辽轻骑袭扰，阵型松动、士气低落。决战之时，辽重装骑兵结阵冲锋，冲破宋军步兵主力方阵，十万东路宋军全线崩溃，伤亡惨重，东路北伐彻底失利。

东路宋军溃败后，辽骑兵迅速西调，集中兵力围剿潘美、杨业统领的西路军。辽依托云州完备城防、充足粮草与大型马场支撑骑兵持续作战，轻骑昼夜奔袭切断西路军粮道，孤立北伐宋军，重装骑兵正面冲锋，压制宋军步兵。

战局迅速逆转，辽军重新攻占寰州、朔州，切断西路军南撤退路，西路军陷入敌后，孤立无援。危急关头，主帅潘美和监军王侁、刘文裕决策出现偏差，否定杨业以骑兵牵制敌军、交替撤退、同步转移边民的稳妥方案，强令杨业正面迎击辽军主力。

杨业只得领兵出战，临行前与潘美约定，由潘美在陈家谷口（今山西朔州南，也有今山西神池之说）设伏接应。两军激战终日，杨业麾下步骑拼死血战，终因兵力悬殊、后援不至陷入重围。杨业身受数十处创伤，亲手击杀辽军百余人，其子杨延玉、部将王贵全部战死。潘美、王侁却提前撤离陈家谷口，放弃接应部署。杨业重伤被俘，坚决不降，绝食殉国。

杨业殉难后，宋太宗赵光义下诏，追赠其太尉、大同军节度使。辽朝则在忠勇古北口修建杨无敌祠，以示对杨业忠勇不屈气节的敬仰。

雍熙北伐最终全面失利，彻底断送北宋依靠武力收复幽云十六州的可能。此战过后，北宋边境精锐、骑兵主力损耗殆尽，国力受损、军心受挫，朝廷战略由主动出击收复失地全面转向被动防御，宋辽划定边境分野，长期对峙。辽朝则稳固了云州一带边防根基，待到重熙十三年（1044）设立西京大同府后，长期依托这一重镇压制北宋北疆，宋辽百年南北对峙格局正式定型。

